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田雜著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郭文鈴

白田雜著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白田雜著八卷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有朱子年譜已著錄是編皆其考證辨論之文而于朱子之書用力尤深如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皆反覆研索參互比校定為後人所依託為宋元以來儒者

之所未發孟子序説考謂集註從史記綱目從通鑑年月互異書楚詞後謂集註誤從舊説而以九章所述證史文之舛其讀史諸篇於通鑑綱目多所拾遺補缺而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皆根柢全集語録鉤稽年月辨别異同於為學次第尤豁若發蒙蓋篤信朱子之書一字一句皆沈潛以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故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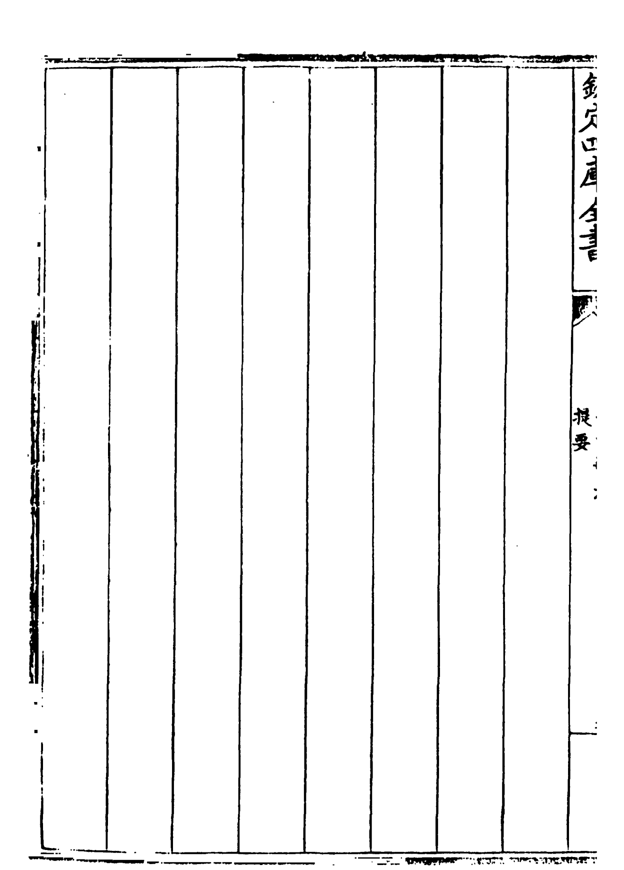
平允如是非浮慕高名借以刼伏衆論而實不得其涯涘者也至呂祖謙大事記今未見其書俟再考絶不以偶闕是編而諱言未見與惠棟九經古義自稱未見易舉正者相同均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知其他所援引皆實見本書與楊慎焦竑諸人動輒影撰者異矣此本後有乾隆丁卯河間紀容舒跋稱抄自景州申詡家未知為懋竑所自訂或詡所選

録近別有白田草堂全集凡此本所載皆在其中而此所無者幾十之六大抵多酬應之文不及此本之精核盖其後人珍藏手澤片語不遺故不免失于簡汰今以新刻全集别存目于集部中此本篇篇標目雖似雜文而實皆考證之體故特入於雜家類亦東觀餘論編入子家之例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白田雜著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録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

見此九圖者何以絶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叙卦圖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説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横圖六則注大傳語及

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葢其慎重
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
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
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来所推六横圖朱子所作而
以為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
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
此明道叙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

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
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
啟蒙别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
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
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
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葢兩存之今乃以爲文
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
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

易以一圈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為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為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為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為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

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為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横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衣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為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考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衣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

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葢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為謬妄尤為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葢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竄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

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絶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瞽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

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為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考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别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啓蒙門人勉齋黄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説今皆不傳其後雙峯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盧陵龍氏輾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録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録纂注雲峯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啓蒙通釋尚可參考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峯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

三本九圖各有不同注亦小異天台本㝡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録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别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附五贊後是固

有九圖矣王齋啓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注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峯則無之然雲峯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峯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考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傳以後語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彖傳後已失去後人抄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考今刻乃一依古易亦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與反復參考其以九圖為朱子所自作絶無所據疑為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王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咸淳丙寅距朱子之卒已

八十餘年鄱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胡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于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益百六十餘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鄱陽自序以元文宗天歷戊辰二書大畧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玉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莫可識别但據所傳以為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據以致其疑按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

圖說之下若圖說注所本有者其為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為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傳其更改次序見鄱陽董氏所述中以易為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為設教見勉齋黃氏答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訛以益訛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即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考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斯疑

也姑識於此以俟考焉

黄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圓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論讀之答矣疑圖或為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

無所謂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别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為尤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别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黄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八卦與六横圖之别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

偶合而指此以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鄒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考前列九圖

著揲法而無五贊揲法當即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

明云五贊附啓蒙後語錄亦云啓蒙五贊則本義之五

贊爲後来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箴銘類又與兩董本不同

啓蒙明著策篇其言揲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

之不必更爲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則無

所謂牀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爲著室日焚香致敬是

又大類臧文仲居蔡之為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啓蒙明筮之所未及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毋庸及也單拆重交賈公彦儀禮疏中亦有之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圓布者至方者静而為地也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為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吴氏纂言又以為伯温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啓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啓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

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圓布者一條載於後小注中又誤以為朱子語與兩董本不同故嘗以為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黄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某處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換下来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換上去此等處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

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

之上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上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説按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黄録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排潘録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黄潘録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黄潘何為録此語耶邵浩録請見印易圖看曰方今雕板未了此不見於語類

見朱子明文公易説浩録丙午所聞啓蒙成於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銖録云二陽四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説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録亦舉訟卦然以賁與无妄並言則自是本義以本義考之訟卦外惟晉卦為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銖録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録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録與黄潘録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銖録在晚年疑為後來之論故附辨之

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説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寧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變為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内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條見大全啓蒙考變占小注　按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啓蒙三十二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遯而

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爲晦翁之通例則尤爲明證也

曼淵録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底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録云大槩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説以此條爲黄㽦子録）按本義啓蒙不言次序而淵録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録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畧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

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葢自理宗寳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為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别迨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為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考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兑淵録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

無其說盖以與本義啓蒙皆不合天台鄱陽附載啓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啓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叙録

元臨川吴氏作尚書叙録前載今文而别繫古文於後其後為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為叙録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為今文歸氏書今亦未之見也余嘗以兩叙録考之

大都辨古文之偽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葢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兆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偽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偽其為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為三十篇藝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

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按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衛序以斷伏生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覓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即張霸偽書歸氏亦謂伏生毋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又謂古經漢世之偽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為顔注孔注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具文多斷續不可考必有訛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

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為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擬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真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篡言一決

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方典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敢因兩叙録而申論之又考鄭注逸書别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徵言奥論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注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内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葢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

歿尚修楚辭注改大學誠意章注其孳孳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尚書雜考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

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序次最為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晁錯受伏生而古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若以此參考之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

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頴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考之則伏書多艱澁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訛䟦非書之本文而衛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

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入壁間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為大序解而亦不引衛序至陸氏釋文乃畧載衛序語而顔氏注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顔注盛行學者一依顔注而並史漢本文亦畧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偽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考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尚書叙録雜取儒

林傳及衛序語不為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晁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偽而反據大序及衛序以斷伏生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衛序而別其同異考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益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

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葢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為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為一卷故曰四十六卷注云為五十七篇

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注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書矣向嘗疑安國

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别以今考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為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叙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為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注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篇絶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注而雜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聞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

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注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文古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葢漢魏時古書多在僞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

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注云此書近世偽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

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閒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即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世者僅十

百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為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訛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考劉

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秘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為古文之學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伏生之缺此皆考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

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既畧而不注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絶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注云云此立文之誤詳

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鄭注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注於二十九篇之外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

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為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偽造古文而鄭注承用之非安國書也考其實則九共止為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絶無師説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注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偽書當之此果何所據耶又正義謂劉向劉歆固皆不見真古文而别録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為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

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録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間乎疏家之蔽固

如此即以其言考之則孔傳之偽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馬融鄭玄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傳序不為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為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

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亦云民間得泰誓劉向别錄云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内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别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

則伏生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入皆不可詳考按劉向别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劉向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為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或其中有别出者疑即盤庚二篇也）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為後人所增加）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

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疏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考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注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

時以王肅注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録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𤣥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按此則姚方興本乃采王馬注偽造孔傳而並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注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慎徽五典之上而用方興偽造孔傳後人遂

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考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即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注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訛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玄叙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班

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注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注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為堯典則止二十九篇耳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别分五篇言之而除去泰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頴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為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

十九卷惟歐陽注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可不考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注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即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臯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明梅鷟羅喻義皆攻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

憶吏考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為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為之說者多汩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為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

之别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為祖而不為宗繼别之子則為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宗子有宗道别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槩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别非大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

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為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為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為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為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為大宗一為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葢一君之後為一大宗所以収族如別子各為祖而

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為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為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為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辯也
公子各為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為例此非禮之正也周

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戰國蓋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爲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爲一宗王季之穆爲一宗文王之昭又爲一宗武王之穆又爲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雜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此以國君爲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白田雜著卷一

白田雜著卷二

寶應王懋竑撰

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録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叙年譜

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絶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録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録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黄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

于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

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為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

絶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
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跋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
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
早年固所不詳祇叙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
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跋之所傳錄
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畧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
經傳通觧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
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

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訂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丘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畧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録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注之其應氏丘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

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家禮後考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 年譜 按此年譜本語今刻三本詳畧不同皆後人增入之者也公晦從遊在戊申後此亦據所傳聞但不言其已而復得此不可曉

黄榦云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

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為學者道也

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温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攜来因得之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殁而書始出愚嘗竊取先生後来之考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叅考云

按此四條皆周氏復家禮附録所載今性理大全家禮小註前三條不載所載楊氏語極詳與

此不同疑此條乃周氏檃括之辭而大全則其本語也亦附錄於後

性理大全注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行童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又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殁而後出不及再修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按信齋約畧李黃之語而附以已說此其本語也周氏附錄所載意雖同而語則大異矣其述黃子耕陳安卿語他無所見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輙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此書在壬辰

答張敬夫書云祭禮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此書或在壬辰前

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畧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

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朞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

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此書在壬辰　按與汪張呂書皆言祭儀祭說張呂有答書各見本集其年可考然後此與諸家書未有及此者疑其不久即亡之也

與蔡季通書云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並俟詳議也此書不詳何時當在與張呂書後

又與季通書云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

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並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此後更須年歲間方了此書在丁巳戊午間乃蔡謫道州後也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按通解目録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之一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此家禮之二内則第五此家禮之三内治第六此家禮之四五宗第七此家禮之五親屬記第八此家禮之六與蔡書家禮四卷指前四卷而言也

語録葉賀孫録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

陳淳録云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瀚

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夫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大槩只是温公儀無修改處

輔廣録云問舊嘗収得先生祭儀一本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按廣録在甲寅後其云収得舊本亦傳聞

之說祭禮則久亡矣據此錄則皆用程氏說而淳錄則從司馬氏益儀節一本之書儀也若今家禮則與書儀有不同者矣

按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為附託無疑竊怪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也

黃勉齋榦作行狀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又書晦菴先生家禮後其略云先儒取禮之施於家者著為一家之書為斯世慮至切也晦菴

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稾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按李黄諸說家禮成於朱子居母喪時朱子歿其書始出勉齋行狀及跋語乃畧不一及之此眞有不可解者又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是子晦安卿皆有刊本矣家禮決非朱子之書以文集語録考之畧無所據而究其所從来則沉淪詭秘而無確然可據之實乃朱門諸公絶不致疑而相率尊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

而大義已乖者於他尚可論哉

明丘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畧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為家禮追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槀而先生歿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

文公於三家禮範自言願以病衰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槀而先生歿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並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為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為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為無是書可乎既無此書胡為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為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槀者指

經傳通解也非家禮三家禮範所云是亦謂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黄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為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為非朱子所編而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非禮經又謂附注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為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

按丘氏辨應氏之説詳矣然以愚考之則應氏所云不

為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丘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畧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亦非本意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其文不可見因丘氏語而得之故附著於此以見前之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　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

之語不可曉疑有脫誤又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應以為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氏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来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應氏之誤也

家禮考誤

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按此據支子不祭之文然謂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則有不可行者假令支

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各祭於寢俟其出而異居始備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非人情乃生而自為祠堂也若其子為父立之則尤不可凡此於古無所據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著之書恐必不爾也

初立祠堂置祭田自為義舉以合族可矣乃計見田每龕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為祭用是宗子得分割

族人之田以為已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孫多寡不一貧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又云親盡則以為墓田是每龕各有一定之數不知又如何區別之也又云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令世士大夫家遠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是徒啓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且祭田必繼高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

繼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禰之宗若而人各有祠堂則各有祭其徧置祭田乎抑不置而使繼高祖之宗分給之乎不知其何說以處此也其或初立祠堂之日自計其田而割若干以為祭用命其後子孫世世放此則尚有可行者若立祠堂而徧割族人之田是萬萬不可行之事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妄為此虛談也

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為之

後其非大宗未有立後者也又庶子不祭殤是以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後世不立後者少矣又殤多自祭或不祭書儀無祔食之禮葢以此也家禮據古禮增入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是矣但禮言殤與無後者從祔食此不言殤而注附程子說則又有殤祭也皇氏謂殤與無後只祔與與除服二祭庾氏謂亦有四時之祭孔疏如庾氏說則其祭自何時止今注載程子說則殤與無後之祭有時止矣但謂主匵皆如正位略無減殺得無

過乎又不分別言之則三殤亦皆有主匱也凡此所謂

疏略牴牾者亦不勝其辨矣

書儀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謁告參見於影堂行之

今家禮以宗法為主則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注

主人謂主此堂者亦統以各祠堂言之而不專主於繼

高祖之宗也但謁告於各祠堂可矣若正至朔望參禰

而不及祖參祖而不及曾祖參曾祖而不及高祖則皆

有所不可者家禮亦未一一明言之也又張子言祔位

當有減殺此於義宜然今正至朔望祔位亦岀主設茶果何以别於正位乎又有事之告祔位亦出主設茶果則愈過矣

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之者父兄也葢冠於禰廟故以親父兄主之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為冠主葢以父言則祖為禰廟以祖言則曽祖為禰廟矣經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賈疏非已之親父兄也此孤子無親父兄故諸父諸兄

為之戒宿亦不為主人冠者自為主人也是冠必於禰廟而將冠者之親父兄為主人若祖父在則祖父為主人注疏之云㝡為分明易了書儀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雖不分別言之而自不失禮意其冠不於廟而外廳孤子不自為主而以諸父諸兄為主人則酌以時勢而別言其故亦礙於禮也若父下疑脫兄字或以父統之耳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

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又祖在則祖父為冠主此賈疏鄭注之意雖經文所未言而實大義所繫故書儀首言將冠者之祖父今家禮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語其後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與於冠事乎此兩節其為悖謬顯然不特舛誤而已也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若是乎又家禮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則繼曾祖之宗也如將冠者為繼曾祖之宗則可矣若繼祖之宗繼

禰之宗又不必舍已所宗而宗繼曾祖之宗也何不竟
命其父主之而為此紛紛也又家禮云族人以宗子之
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使介子某禮支
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故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
其常事皆為祭禰而言若家禮以繼高祖之宗為主人
則當稱孝元孫而將冠者之父行輩不同焉得以使介
子某為例也又家禮云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宗
子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矣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

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為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為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即為兄弟行亦有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冠禮書儀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方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蓋取雜記語雜記言父不言母書儀並及之耳蓋父為主冠故云然今改用繼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後可行也而又仍本書儀語必

父母無朞以上喪之云是亦所謂牴牾而不合者矣

儀禮將冠者即筵坐賓坐正纚又立祝坐加冠書儀將冠者即席西向坐同儀禮其後賓跪爲之加巾跪字誤當作坐又賓揖之即席跪跪字亦誤其下三加仍云即席坐可見其誤矣今家禮皆改坐爲跪非也古者席地而坐坐與跪一也但少異耳在今日則大有不同者書儀一依古禮故皆坐家禮改坐爲跪葢不詳其意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注在尊東不於阼階非

代也書儀衆子布席於房户之西南向阼階在房户之東切近東序相去差遠家禮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户之西則似亦在阼階但比嫡子少西耳非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其他無文書儀衆子立於席西東向云云其位各異蓋以義起也家禮皆略之惟醮仍書儀云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如故席以此推之則衆子冠席在堂中間少東既不在阼階亦不在客位家禮少西二字殊欠分别書儀房户之西謂禮尊在房户之間

户謂室户尊東亦房户之西也

書儀一加服四䙆衫家禮一加釋四䙆衫或其時之服制不同此不可考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於廟而不見於廟也曾子問曰父殁而冠已冠埽地而祭於禰此爲孤子言之故書儀亦無見影堂之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見於影堂不皆見也今家禮改作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與古異矣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一條此爲周悉但不知

前者主人告於祠堂止告於高祖之祠堂乎抑徧告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儀禮賓醮冠者冠者即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而後賓字冠者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入見姑姊葢其序如此疏曰不言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可知書儀同但增諸父諸兄為少異今家禮去先見於母一節見於祠堂後乃見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而後就私宗見於父母見先祠堂而後

父母猶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諸尊於父者而後父母不
亦顛倒之甚乎曾謂是書而可託於朱子也
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之例凡為大宗
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七世二十餘世則
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繼
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譜牒具在
有傳之十餘世至二三十世者推本而言自有大宗而
不得僅以繼高祖之宗為宗子矣今家禮一以繼高祖

之宗為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其於進退皆有所不可矣

書儀冠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家禮一本書儀而於昏禮注云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則是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昏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父母反有所不與矣且與冠禮必父母句亦自相牴牾

而不可以通也

士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記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注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按昏禮專以親父兄為主昏者記之言寂為明白其支子弟若無兄則亦自命之而已記雖不言可以互見也書儀若無祖父父則以即日男家長為之

如家長為其嫡長凡則於禮合矣若諸父諸凡則於禮亦少有不協者然父歿而使家長代之猶自不失禮意也今家禮一以繼髙祖之宗子為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父醮子亦自知其不可為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

書儀父醮子而命之迎注若祖父在則祖父命之此本士冠禮賈疏之言疏於昏禮不言者已見於士冠禮也

母醮女書儀亦注云若祖父母在則祖母命之葢於此意今家禮皆删去此語不知有祖父母在將在他所而不與乎抑親視其子婦之命之也此尤謂悖謬之甚者不可以不辨　若孤子無父與無祖父者則不行此禮矣此可不言故注疏畧之若父不在而母在以記之言推之母亦可命也然注疏皆不及

家禮宗子自昏則族人之長爲主其後告於祠堂却云宗子自昏則自告是惟遣使具書族人之長主之也與

宗子為主例不合此宗子指繼高祖之宗子若繼曾祖之宗以下皆以此宗子為主矣亦不別白言之凡家禮之疏畧多若此者

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廟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別為繼禰之宗於宗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為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其外誤有如此者

昏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賔主宜各一人今婦

既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是皆不考於禮而漫以意言之也　娶婦必於其家若族人與宗子同居可也若不同居則當先延宗子於家矣家禮亦無明文

家禮云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按宗子行輩不同有爲伯叔祖父行者有爲伯叔父行者有爲兄弟行者並有爲從子行者

何以槩云如舅姑禮也即為尊行拜之與舅姑亦有降殺不得云如舅姑禮矣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註曰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得特見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問凡公與弟婦亦無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至見諸父亦不與舅姑同日葢其辨别如此書儀

婦拜長屬其幼屬相拜有尊屬即日往拜於其室已少異於古禮然不云拜長屬尊屬如舅姑禮也家禮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尊長於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禮以此事祖父母宜也今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是伯叔祖伯叔父雖曰尊屬亦惡得如舅姑禮以見之乎此因書儀而又失之至於見宗子如舅姑禮尤為舛誤之極而不可以行矣

禮婦見舅姑贄用棗栗腶脯脩書儀同家禮改用贄幣未詳其義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曰庶婦庶子之婦使人醮之不饗也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醮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嫡也疏曰庶婦但不饋耳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書儀云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缺也故亦有饋有饗但於庶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今家禮從儀禮然當云嫡婦不當依書儀仍云冢婦也書儀婦入門便拜先靈更不行三月廟見

之禮則朱子已有明說故得不誤其改三月爲三日亦見語錄

儀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謂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氏云昏夕厥明盥饋於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按兩疏不同古

人言禮之詳如此書儀無廟見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席婦於姑坐之北此語未甚分明疑今刻本之誤益亦及此今家禮俱削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據以行禮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詳載兩疏語而於家禮乃盡削去之固知家禮必非朱子之言也

婦盥饋主於供養故先食而後酒昏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酳以酒潔口也書儀薦饌在前斟酒在食畢後與儀禮同家禮改斟酒在前薦饌在後未詳其義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納徵親迎六禮書儀一用古禮但改納徵為納幣蓋避仁宗嫌名也家禮云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注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當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按周說固屬附會而楊氏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

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壻從者以其與婦人為盥非男

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葢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删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仍附載書儀語是也

昏禮六禮皆於廟而無告廟之文書儀納采告於影堂納吉納幣請期皆如其禮則皆告廟也惟親迎婦入見於影堂家禮納采告於祠堂而納幣不告未詳其義至親迎則先告於祠堂而婦入則不見祠堂與書儀不同此則疑家禮爲得之 按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

諸禰廟女家於廟經有明文至壻家經所不言注疏謂使者行事於廟中則亦在禰廟也親迎在寢門獨父醮子而命之迎此當於廟而疏言在寢此恐疏誤母醮女在廟則父醮子亦當在廟疏分別言之似非是書儀醮皆於外廳不於影堂納采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可見家禮亦不別白言之也

喪禮家禮大槩本之書儀其中小有異同而已自祔祭以下始用宗法此書儀之所未及而古今之變不同家

禮率以意推之於古非有所據於今又難以行今畧為考之亦不能一一悉詳也

家禮云喪主非宗子則以亡者高祖之宗主此祔祭是亡者或祖庶之嫡或祖庶之庶而宗子則其從兄弟或從子行也從子行為繼曾祖之宗而於亡者則繼祖之宗矣按冠昏禮以繼高祖之宗子為主而此又以繼祖之宗亦所謂自變其例者矣此亡者當祔於亡者之祖而以繼高祖之宗主之則祖非亡者之祖矣故不得不變其例也

禮奔喪父在父為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謂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歿如昆弟之喪則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按此從父昆弟正與繼祖之宗為宗者也而云親者主之則祖庶之嫡與庶不必以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矣豈主喪親者祔仍主於宗子注畧而不言乎更詳考之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其舅未必皆宗子也則謂必以繼祖之宗為主恐亦未然按小記所言與凡喪父在父為主相違奔喪孔疏引服問

謂同官父主之命士以上父子異宫則各主其私喪者祔則舅主之其爲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

家禮云若與宗子不同居則設虚位以祭祭訖除之則是不同居者不奉新主入於祠堂矣葢新主雖附於祖而大祥之後自别爲祠堂其爲虚位亦以得禮之變其後又云若祠於他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是亦可祀于新主之寢而奉祖考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外誤多若此者

别子爲祖繼别爲宗鄭注别子諸侯之庶子别與後世

為始祖也謂之別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為祖也故孔疏謂別子有二又鄭注王制云雖非別子始封爵者亦然陳氏集說據此謂別子有三非是葢始有封爵者可以謂之祖而可以謂之別子後世封建既廢天下一家原無別子之稱惟有始封爵者若以唐獻祖宋僖祖之例推之則又不以始封爵者而直以可推而知者為始祖耳家禮而其別子也句殊未分明

家禮告遷於祠堂此一條竊為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為無義夫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祖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為繼曾祖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其為繼祖之宗則不得祭曾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祭禰之宗則不得祀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為繼禰之宗之支庶則並不得祭禰而反得祭高祖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非有高祖之龕櫝別

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大宗百世不遷而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今以繼高祖之宗爲主是亦比於大宗之例而高祖以上乃祭於支庶而宗子反不得與則同於五世則遷之宗子何以爲大宗而收族乎況高祖以下必不止於一長房一嫡長之房旣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尊祖敬宗之義乎朱子語

類沈僴録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宗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　包揚録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與家禮同按揚録宗多妄説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寧宗慶元庚申包揚録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揚録因家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録也包録在饒録後蔡抗序可考

始祖之主遷於墓所不埋前祠堂章云始祖親盡藏其主于墓所大宗主其墓田以奉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此說前無所據司馬書儀祭及曾祖程子謂高祖有服須祭四代朱子謂古者官師一廟祭四代已為僭若始基之祖只存得墓祭作家禮者忽有祧主不毁百世不改之說不幾以士庶而同於帝王家乎且遷於墓所不知何地可以藏之楊氏因此創為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之說應氏識其穿鑿盖指此類而言也

祔遷之禮大率據二昭二穆而言新主祔於祖廟而祖廟遷於高祖之廟若大夫以下則禮有不同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無太祖則曽祖居太祖之廟凡新主入於祖廟祖主入曽祖之廟有太祖則曽祖為祧主矣適士二廟新主遷於祖廟而祖則祧官師一廟注疏祖禰共廟是當略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以次遞遷又不遷於祖而遷於禰禰遷於祖而祖亦祧矣大抵祔主合食於祖不論有廟無廟無不祔者注言無廟者為

埠祔之至遷則不可以一例若支庶則祔同而自立祠堂則異與祖禰祠堂略無所與也後世俱祭四代故祔遷之說尚可以通然亦有祔而不遷者家禮吉遷於祠堂奉新主入祠堂皆為宗子言之其他變節未之及也

書儀禫祭不筮日家禮以饋食禮補入但書儀小祥大祥皆筮日而禫祭獨否家禮小祥大祥不卜日而禫祭卜日明與相左既非古禮又非書儀此不可曉書儀小祥注或不卜則從初忌大祥無家禮用書儀注說並大祥以此推之至禫祭則又卜日不知何故

儀禮筮日書儀亦筮日注云或無能筮者以环珓代之不得已之辭爾朱子之於筮宦詳其時固多能筮者何以不筮而竟用环珓也故曰此非朱子之書

書儀進饌後主人詣酒注所執事者奉酒盞至主人酌之執事者仍以酒盞反故處此古禮洗酌之遺也至獻時各奉酒盞代神祭家禮删詣酒注所一節改於初獻時執事者執酒注主人奉盤盞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於故處而後奉酒盞代神祭詳改禮之意重在主人

奉之與執事者以酒盞反故處不同然旣不親詣酒注所又不自斟殊乖禮意楊氏從而爲之辭非也

朱子語類黃義剛録云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今家禮於初獻高祖後即使人酌獻於祔於高祖者是伯叔祖之酌獻反蹴於曾祖之前矣當以語録正之　書儀無祔食家禮據禮增入進饌但言使諸子弟各設祔位而不言

其祭品當與正位同也語録亦言祭食則一然以義言之較正位自合有減殺語録之云更當詳考

餕書儀以主人主婦為主註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衆男主婦率衆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為主於餕却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為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衆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本程子語初無得祭不得祭之別家禮始祖惟始祖之宗得祭先祖繼始祖之宗繼高祖之宗得祭夫繼始祖之宗則大宗也既有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乃小宗五世則遷矣以宗法論始祖先祖惟大宗得祭若無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亦得祭始祖不特先祖也家禮分別未詳其義祭始祖先祖祭品與時祭不同

此亦前無所據而家禮以意言之也

節祠墓祭朱子與汪尚書南軒先生書論此至悉南軒

以節祠墓祭為未然其後祭卒從朱子説而節祠則未有考三家禮範今未之見不知所定若何也三家惟書儀㝡詳書儀不載節祠墓祭家禮從朱子説補入其始祖先祖二祭用程子説亦朱子初年説也朱子於祭儀祭説以程子為主後䟦三家禮範則以司馬書儀為主而不專用程子之説矣此其前後可考者也朱子後來以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不敢祭而季秋則仍祭禰見語録

檀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

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按禮忌日不樂不用必哀終身之喪而不言祭獨文王之祭祀之忠也而及忌日則疑於有祭者注疏未有說自漢唐以來忌日未有祭也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舊儀不見容受弔於禮無之今不取此條今書儀欽見大全小注劉氏璋所引

蓋仍古制也至張子有忌日有薦於人情自不害之說又謂忌日告廟出主設於他次薦用酒食程子亦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則祭始於此朱子所云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也然古人忌日專主父母言故石林燕語言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為假至元豐編敕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王父母亦準此意是祖父母私忌起於宋元豐時古所未有張子書忌

日變服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嫂庶
母各有等級則不特祖父母上及曾祖並及旁親矣朱
子語類王過錄云乙卯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
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蔬食考妣諱日祭罷裏生絹黲
巾終日葉賀孫錄云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
不見客朱子葢用張子說然云祭無後叔祖則旁親有
後者自其子孫主祭不必更祭矣竊疑祖以上遠諱之
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至旁親則自可省張子語

自是非之有太過者朱子論張子祔只一位有此語家禮一用張子説祝辭有遠諱有旁親而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則似專以父母忌日言其他略無等殺之差則有難盡從者後人以家禮為朱子所著之書故不敢有所擬議以今考之乃後人依放而成之者諸如此類尚俟有考古知禮者斟酌而裁訂之也

白田雜著卷二